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七十六
至七十九



13
849
285



門 4 3
第 849
卷 28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

西函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六

方術

范晔有言曰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至於河
雒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
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八區又有風角遁甲
孤虛之術亦有以效於事也漢武之世頗好方術天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七

下懷藝之士比比出焉東觀之記斯為博矣鼎國之後何嘗乏哉至或按劾鬼神推步災異吉凶先覺禍福可移變化云為驚乎視聽蓋夫怪神之理聖人之罕言所謂民可使繇之非狘絕而不取也若乃極慮知變而不詭於俗窮理造微而不違於道斯深於術數者歟

漢李少君故涿澤候人主方

候家人主方藥

以祠竈穀道卻

老方見武帝

祠竈可以致福穀道辟穀食之道

帝尊之嘗自謂七十

能使物卻老

物謂鬼物也

其游四方徧諸笑人聞其能使

物及不死更餽遺之

少翁齊人以方見武帝帝有所幸李夫人卒帝思念

李夫人不已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

陳酒肉而命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還幄坐而步

夫人之神于帳中坐又出而徐步

又不得就視及致竈

鬼之貌云迺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見

之文成言帝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神不

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其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乙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

天神

樂大膠東人

王家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

東康王尙方

王方藥也

康王後聞文成死而欲自嬖於上

乃遣樂大因樂成侯

各登史不書姓

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敢為人言曰臣

之師言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

可致也於是帝使驗小方關棊自相觸擊是時帝方

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

四印

後漢尹敏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

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

郭憲以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位忽回向東北舍酒三

音異噴也

執法奏為不敬

執法糾劾

之官也

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解奴辜張貂不知何郡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繇門

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麴聖卿河南人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

編盲意

編姓名意

亦與鬼物交通

壽光侯者

壽姓也風俗通曰壽于姚吳大夫

章帝時人能劾百鬼眾

能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得

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

必墜侯復劾之樹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其
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嘗有數人
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鋤
爾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
驚曰非魅也朕相試爾解之而蘇

劉根者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
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
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神可顯一驗事不爾
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
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

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
兒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
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
頓首流血請自甘罪根坐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
所在

景鸞廣漢梓潼人學河雒圖緯數上書陳救災變之
術

郎宗字件綬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
凶嘗負笈荷擔賣卜給食微服間行人莫得知
楊繇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

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繇繇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脯脯當作肺音孚廢切顏氏家訓曰削則托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肺肺字今俗或作肺或作為反脯之脯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繇可轉太守以問繇繇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福數包繇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三行便空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請問何以知之繇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終十家

冷壽光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容成公補導之事取精於玄北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嘗屈頸鶴息鶴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于鶴毛

山多白鶴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髮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

段翳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一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後

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
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生歎服乃還卒業遂隱居終于家
上成功者必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
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
沒云陳寔韓韶聞見其事

王輔學公牟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
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
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李歷字季第之子好方術為新城長時天下旱縣界

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樊英南陽人也善風角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
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
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
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英既善術朝廷
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變災異復於嘗也

安帝初徵為博士

樂巴字叔元順帝時為豫章太守土多山川鬼怪小
人嘗破贖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
壞房祀翦理姦巫

房祀謂為房堂而祀

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

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行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嘗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

在郡內無復疾疫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正朝大會巴

獨後到又飲酒西方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
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
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
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
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
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獲汝南新息人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郡

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

督郵

益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

明府當自北出三十里亭雨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許俊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

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大山請命

大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

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

世

張楷蜀郡成都人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
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
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

術借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嘗誦經籍作尚書注
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趙彥琅邪人少有術學延熹二年琅邪賊勞丙與太

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

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仗鉞將兵督州郡合

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

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宏發五陽郡兵郡兵謂山陽

陽丹陽郡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

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

徐空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隱身不仕靈帝時嘗遊隴西

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

羌所圍數重因留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

無復羌宏乘虛引出任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

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粹慎

焦董之識焦延壽宏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

徵會病終

費長房汝南人也會為京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

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

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乃
 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
 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
 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
 乎樓下有少酒與鄉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
 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
 上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
 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
 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
 死大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

是遂隨從入浮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
 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
 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
 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
 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
 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即以杖投葛陂中也
 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
 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
 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
 葬但竹杖爾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療醫衆病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恚怒人間其
 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爾汝南歲嘗有魅偽作太
 守章服詣府門椎劾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
 房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
 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
 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
 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
 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
 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
 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

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
 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王馬赦汝死罪人間
 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又嘗坐客而使使
 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
 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徐登者閩中

今泉州也

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

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
 大釘釘柱釘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
 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競越方善禁呪也時遭兵亂疾疫大
 起二人遇于烏傷溪水之上

水經注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之溪烏傷在

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其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

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

禁樹樹即生莢

美者揚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其行其道焉

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酌

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

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

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

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

梧支也懼忙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

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

炳乃

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

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

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其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

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畜

精氣不極視太言其始元放延年皆為曹公所錄問

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

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三十餘年入烏舉山

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嘗乘青牛故號青

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

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

五嶽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三百餘歲

乃入玄丘山去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眾賓曰今日高會埒羞畧備所少吳松江鱸

魚爾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爾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易為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斗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

喜喜音許 吏反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

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及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

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

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

試君術爾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

許言何遽如 許為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

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 語卻儉等事

曰潁川祁儉能辟穀餌茯苓其陵其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新伏奉價恭貴數倍議即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伏奉飲寒水中泄利始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鵠視

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竟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者乃至于是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其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州求安期于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予王與太子及于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嘗奉不過于員吏賞不加于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散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嘗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餓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其始者老而有少各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傍歎曰投穀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

香剝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隻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氏樂大之徒也

吳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達寶惜其術自闕
澤設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
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
矣臨當諭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
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
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
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直以
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
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
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佯求索書驚言失

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大帝行師
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帝問其法達終不
語繇此見薄祿位不至

介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
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
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
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
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鮪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
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中作
方塘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于塘中須臾

果得鱷魚吳王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王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羹甚好恨爾時失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王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

姚光有火術吳王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王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士爨嘗病死已三日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播指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嘗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繇是遂謂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

房管輅不能過也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噉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嘗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繇而得

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宐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中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宣城太守殷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南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瑤而非瑤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

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
 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
 引參已軍事導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
 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嘗寢處災當可
 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木粉碎璞素與桓彝友
 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
 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
 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
 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
 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正敦
 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戴洋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
 託病不仕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
 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豎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
 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
 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
 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
 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昭天
 地為金火相燠水火相煎以故受害爾導即移居東
 府病遂差鐘東從事中郎張嚮舉洋為丞相令史時

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若空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劉裔鍾尋陽問洋曰我病當差否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命與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裔曰我當解職將

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裔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

卜瑒字子玉匈奴後部人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瑒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爾不爾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在此不過時月瑒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瑒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

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瑒遂隱於龍
 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
 曰人各有心卜瑒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
 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瑒謂使者曰非吾
 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嘗時劉琨據并州聰
 問何時可平瑒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
 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瑒曰臣所以來不及
 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瑒使持節平北將軍將
 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
 陽為琨所敗瑒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陳訓為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
 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
 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亢果為義
 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雒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大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
 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
 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
 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
 火燒數千家

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

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幸靈幼有道術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逾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恚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繇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

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已過足但部分未至爾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筆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舍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自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柰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繇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

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壓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

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感欲不失其情性柰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則賴真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南齊顧歡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術數多効驗以大學博士徵不就

梁沈僧昭爲山陰縣令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

恣汝鳴卽便喧聒

後魏王早渤海南皮人明陰陽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繇是州里稱之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

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竝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太武圍涼州未拔遣騎召之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太武從之如期而尅時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孫紹明陰陽術爲右將軍大中大夫數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

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北齊繇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
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聞晉陽
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識之者
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
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
本恒嶽僊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
宐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
乃臨水禹共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甚高
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

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乃歸隱於琅
邪山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爲文宣道在
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
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
遂歸隋初卒

綦毋懷文以道術事神武東魏武定初官軍與周文
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旗幟盡黑懷文
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宐以赤對黑土勝水
宐改爲黃神武遂改爲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
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鍍數宿則成剛以柔

鐵爲刀舂浴以五牲之湯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卽知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係正言嘗謂人曰我嘗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矣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嘗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旣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

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宐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諸神皆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虎遂縱

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即返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爾湘東果釋用為郡太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懼辭于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

檀越室卽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鑠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今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今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適乃入草初八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採藥

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

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
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
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
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
士後稱司徒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
先知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
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
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
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

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
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嘗言若不出口時有
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
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
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
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
至故救援爾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
食具大饒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
動也法和乃還州壘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

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元帝敗滅復取
前因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
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日後四
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
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才短乃
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文宣天
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
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
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爲郢州刺史
官置如故蒞第造爲散騎嘗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

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
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虚心相見之備
三公鹵簿於城南二十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
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
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
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
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
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
奴婢二百人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
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

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
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
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
爲尙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一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
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
驗若神高祖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
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嘗容借之河陰之役遵
謂李業興曰彼爲火陣我爲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
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封王以告遵
遵曰蜜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因
宐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
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遂還岳至京尋喪
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
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
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
白與月并宐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嘗隱白
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武成太寧
中徵為尚藥典後主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
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羅與
子信坐對有鵠鳴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
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
有喚必不可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
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羅但云勅喚永欲起
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後周衛元嵩蜀都人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誌之
流武帝太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家受命並
有徵

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史並不載官

唐師市奴方術人也武德七年市奴合金銀並成高
祖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
皆學術唯苦黃白不成今為食器可得不死高祖晒
之

明崇儼雒州偃師人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
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

應封岳舉授黃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
殊物以療之其疾乃愈官至正諫大夫

葉法善括蒼人自曾祖三世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
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高宗聞其名徵
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固留在道場
俱待之甚厚時高宗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各合煉黃
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
真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繇是逐出九十餘人
逐一切罷之法善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雜申七
庶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

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魑魅於吾法所攝爾問之果然
法善悉爲禁効其病遂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始
五十年嘗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
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卽
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
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
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比開元八年卒年九十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
宗召之待詔禁中德宗建中三年上言請城奉天爲
王者之居外象龜形內列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

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之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莫知其故至四年十月避難於奉天方驗道茂之言

後唐廣微者華州僧也知術數末帝在河中廣微嘗密謂房嵩曰相公極貴然明年有大厄極危如得濟此厄事不可言明年果有楊彥溫之變

張濛岐州之瞽者自言知術數不龜不著言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元魏時崔浩廟時事否秦人之休咎濛若於神傳吉凶之言房嵩泥於事神酷信之末帝在岐陽嵩引濛謁見聞帝語乃駭然曰非人臣也令嵩

論其時卽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申興戊巳土嵩請解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嵩及濛見嵩來未交言先問嵩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有恩命其夜報至封潞王及帝被疑除鎮甚懼再三質濛初濛曰且爲備王保無患及王思同兵將至又召濛謂之曰爾言吾無患今天下兵來萃我城內無兵無食外無援助得無患乎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子未及冠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及帝入雜受太后册曰御明堂

宰相讀文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廻
視房曰張濛神言甲庚事不亦異乎帝令嵩共術士
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無人驅失主也
帝卽位以濛爲將作少監同正賜金紫
周沙門遇堯浙東人也世宗酷好點化之術遇堯爲
帝面致其事及覽其所爲則瑩澤可愛帝大嗟賞之
故令攻而爲器以賜近臣焉旣而賜遇堯紫方袍號
悟真廣濟大師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七

方正 剛

方正

夫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非義不苟合臨難不苟免居
之有嘗死而後已斯方正之士也三代而下世道交
喪在公寡秉彝之臣居鄉乏不貳之老故其負特立

之操者必出其類而有開乎時焉自尼父之生於周
 末歷聘不遇未嘗枉尺以全其道繇是之後賢英繼
 武乃有危言高論罔念媮合直躬守節不屈當塗遇
 事肆于劇談處衆持於正色意或小忤投劾而徑歸
 志之所存擯死而無變以至神姦屏伏頓消乎氣談
 兇逆嚴憚爲弭於雄稜斯蓋稟五行之秀爲萬夫之
 特純一耿介潔白貞固中立不倚確乎其有嘗德者
 歟

孔子過衛衛大夫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澹臺滅明魯人事孔子既受業退而脩行不繇徑非
 公事不見卿大夫

柳下惠爲魯士師

士師典
獄之官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苟直道而事人所至
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文侯之子子擊逢子方於朝
 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
 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爾
 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
 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蹠然柰何其

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漢韓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後為清河太傅免武帝初卽位後以賢良徵諸儒多嫉之曰固老罷歸之時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辛茂為水衡都尉慶忌之子也其兄通為護羌校尉遵為函門開都尉皆有將帥之風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極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茂自見各臣子孫兄弟竝列不甚誦事兩

甄

後漢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封膠東侯加位特進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後為大中大夫以病去官卒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太守宗資署為功曹後牢循誣言鉤黨鉤引也滂坐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

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亦止

太原閔貢字仲叔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案罪曰劾自受其劾

伏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

蓋勳為潁川太守徵還京時河南尹朱雋為董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耳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也初入太學時諸生同郡

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嘗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徵方正遇疾而卒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膠東人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終卒為遼東屬郡都尉趙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

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

正

魏張承河內修武人也與兄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
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
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
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
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
雖繇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
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
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

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旣衰天
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
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後魏武定冀州遣使迎範以
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爲諫議大夫

杜恕畿之子也少與馮翊李豐俱隨父任摠角相善
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
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
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繇此爲豐
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任朝
廷恕猶居家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

轉補黃門侍郎

嘗林為太嘗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

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宐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

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

也言者踧踖而退

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上

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

徐璆字孟玉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

晉樂廣為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

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

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淳壽字承祚巴西西安漢人少好學與事同郡譙周仕

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

之壽獨不為之屈繇是屢被譴黜

謝鯤字幼與陳國陽夏人也為東海王越參軍事謝

病去職避地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

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

于窻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

亭無復妖怪

宋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也初從高祖平京邑桓玄

奔走高祖使燾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

樂器高祖問燾卿得無欲此乎燾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燾雖復不肖無情于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永初三年為光祿大夫卒

蔡興宗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叅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

太宗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為吏部尚

書乃當判爾殷劉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並執重權並雜無

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疏改為中

書監

孔季恭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下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嘗避之季恭居廳事竟無害也

南齊蔡約為司徒左長史高祖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履到席約躡履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梁劉穀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

何遠爲東陽太守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此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郡數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

傅昭爲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卽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陳徐孝克東海鄉人也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尙書自晉以來尙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卽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闕閉居者多死亡尙書周儻卒於此省孝克代儻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
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
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
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卒爲金紫光祿大夫
後魏崔光韶博學彊識尤好理論至于人倫名教得
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
裴他字元化河東聞喜人性剛直不好俗人交遊其
投分者必當時名稱清白任直卒爲中軍將軍
北齊魏蘭根爲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
將葬恒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

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椁材人或勸之
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許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位殿中侍御

史

未嘗

時思

德

故

與

之

正

直

以

公

後周王軌太原人也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
人不敢干卒爲柱國徐州都督
盧光爲京兆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
者光曰吉凶繇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
馬忽昇廳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竝
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陽人也性公直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望其風亦不敢干以私所居皆有理績後免相爲吏部尚書卒
武儒衡字庭碩宰相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以重之官至兵部侍郎

晉桑維翰字國僑雒陽人也少時所居嘗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後卒爲中書令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初爲王瓚開封府從事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利非公事不造權政之門

剛

仲尼有言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則剛之爲用其至矣哉中古而下乃有蹈道經德據法守禮激昂其志節奮厲其武健或人不我用則死堅陣以如歸或時無已知則陷淫刑而不悔或納忠而陳鯁議或守正而茂貞規或凌折于豪右或擯斥于姦佞以至對萬乘之至尊亢志無撓蒙一慙之不忍拂

衣選去臨危難而靡變保氣節而克終斯皆稟絕異之姿懷卓爾之操者矣若乃任或忤物好氣自恃殞絕於小忿馳騁於末流者固在夫君子之後爾

林不狃魯士也齊國書帥師伐魯師及齊師戰于郊魯右師奔齊人從之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為伍

敗而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欲走

惡賢言皆無戰志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陽處父晉大夫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修武縣

嬴逆旅大夫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尚書曰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沈潛猶滯溺也高明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

洪範今謂之周書天子一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

不干時寒相順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

其故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

魏齊魏相也亡之信陵君信陵君初猶豫未肯見因

侯嬴之言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

怒而自剄

漢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位至

御史大夫

鄧都為中尉時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居大傲讀與偃同而都

得丞相

汲黯為主爵都尉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未嘗拜揖之

李廣武帝時為前將軍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

道惑失道後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糒乾飯也醪汁滓酒

也糒音備醪音牢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

失軍曲折

曲折猶委曲也

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

府上簿

之行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廣曰諸較尉亡罪乃我者自

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河

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甯成為濟南都尉而鄧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

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

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

蕭望之字長倩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儒生

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

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

者露索去刀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

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於是光獨不
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又元帝曰蕭太
傅素剛望之終于太子太傅
蕭育字次君為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
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
為左右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決曹皆名後曹念其為漆令言故以職事責之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
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
旦詔召入拜為司隸較尉

後漢祭彤以太僕將萬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

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彤行出高關寒九百
餘里得小山乃妄言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
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誰無功出
獄數日嘔血死

尚獲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
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
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宐改嘗性獲對曰臣受性於
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

申屠剛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建武初徵拜侍御史
遷尚書令審審多直無所屈撓

戎良字子恭濟陰人年十八爲郡門下吏良儀容偉麗太守諸葛豐使閤裏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刳腹引出腸肝示豐

范滂汝南征羌人也坐黨事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繇此亦止獄吏將加掠拷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嘗侍王甫以次辯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

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竝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知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慙然爲之改容乃得竝解桎梏仕爲郡功曹

許敬汝南平輿人有史誣君者會于縣令坐敬拔佩

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陶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嘗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嘗以舞屬謙不爲起因彊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繇是不樂卒以構隙後謙爲揚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

材略見重于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怨是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已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宐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宐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公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拜豈爲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尙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李法漢中人性剛而有節終於汝南太守

蓋勳爲議郎董卓廢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以爲越騎較尉卓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何妄說且汗我耳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爾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疽發背卒

朱雋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守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卽日

發病卒

魏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壯烈漢末天下亂始隨魏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嘗自爲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

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擒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李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官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審配字正南魏郡人爲袁紹治中別駕紹死袁尚使配守鄴太祖攻之太祖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

城陷生獲配太祖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太祖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辭遂斬之

何夔初爲太祖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嘗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夏侯玄爲太嘗被收下廷尉鍾毓弟會年少于玄玄不與交玄在園囿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徐英字伯滂馮翊著姓爲郡功曹張旣初爲郡小吏旣自鞭旣二十建安初英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

負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
責顯終不有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
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故抗意不納英繇此遂不
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文欽爲揚州刺史亡入吳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
欽性剛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宋異等諸
大將皆憎疾之惟孫峻嘗左右之

蜀嚴顏爲劉璋將巴郡太守張飛至江州生獲顏謂
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顏對曰卿等無狀侵
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

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義之
引爲賓客

晉王遜爲寧州刺史李雄遣將李驥渡瀘水寇寧州
遜使將軍姚崇爨琛拒之戰於堂狼大破驥等崇追
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
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
爲之裂夜中卒

周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
渾登建業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處乎處對曰漢末分離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

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王尼字孝孫初入雒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後東瀛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

何無忘東海鄰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位至鎮南將軍

南齊裴顛少有異操宋明帝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順帝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顛不與遂分籍

下廷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

長裁之憤不能容脫積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任昉少好學早知名初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

江子一爲戎武將軍南津較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

沈瑀爲尋陽太守仍爲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樞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

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
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績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
不窮竟

陳孔叟仕梁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京城陷朝士並
被拘繫或薦叟於賊侯子監子監命脫桎梏厚遇之
令掌書記時景軍悉恣其凶威子監景之心腹委任
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叟獨傲然自若無所
下或諫叟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猶羯無知豈可抗
之以義叟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
以求全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領弘範宮衛尉卿

袁憲仕梁爲太子舍人及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
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勵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
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
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傳釋爲中書通事舍人文筆典麗然性本彊不持簡
操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
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釋益疎文慶等因共譖
釋受高麗使金後主收釋下獄釋素剛因憤恚乃于
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
遠詭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

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耕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虛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釋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釋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不顯姓我識錄賦賦賦曰東主舉北齊魏愷少抗直有才辯除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問文宣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

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文宣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貌坦然文宣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文宣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其用此漢何爲不放其還家永不用收採繇是積年沉廢

唐李太亮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或面陳是非心無屈撓位至兵部尙書薛萬徹爲寧州刺史坐房遺愛同謀伏罪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健兒也留爲國家效死萬徹豈得坐房遺

愛而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
殊萬微叱之因何不加刀三刀乃絕
王思禮爲哥舒翰兵馬使征九曲後期翰欲引斬之
續命使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壯
之

竇參代宗時爲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
陳少游驕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游
悔懼促詣參參不俟濟江還奏合旨

晉王權爲兵部尚書高祖得契丹屈節以事之馳驛
乘輅道路交織一日勅權爲使權以前世累爲將相

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耄矣豈
能稽顙於窮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繇是停

住

周王朴爲樞密使朴性敏銳然傷於太剛每稠人廣
坐之中正色高譚少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伏其機
辯而無溫克之譽

辨而無盡哀之譽

坐之中五色高韜少妍離其殺者姑報人報外其難

周王休焉密對林卦媿驗然其太爾每厥人實

五

猶詎勝於讓靈之其平數詰其罪亦而甘心瀝其刺
未嘗本爾且於好惠者隨人曰非難不本今奉矣豈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八

計策第一

賢者省已為人謀而貴盡忠智士行權以計戰而當
萬全自正教頽廢小辯競起挾長短之要術明利害
之兩端機用周通策慮幅臆乃有陳說於尋戈之際
畫奇於前席之間矯激縱橫講貫詳熟譬喻以盡其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百七十八

委曲感動以極其志誠使夫易危成安轉禍爲福大則致國體之彊勝保世嗣之順立次則圖富貴於微賤全身名於疑間雖云小言之破道而或大事之允濟著之談議動盈簡牘者焉晉士亦難以指彈而蘇秦雒陽人也說趙與諸侯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乃自令困辱

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

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

陳軫為楚使秦時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間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會軫適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

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趙之此陳軫之計也

馮煖許袁反一作驩音歡為孟嘗君客孟嘗君時相秦封萬戶

於薛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

息使馮煖責之煖至薛召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煖至謂孟嘗君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及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爾今止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彊於是梁主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

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位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鎰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也餘平孤薛夫人雙齒縣王父公字昔請於然

侯嬴爲大梁夷門監魏安釐王三十年秦昭王已破

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公子無忌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

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日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

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
 兵符嘗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
 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怨之三年自王以下
 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敬進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
 爾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
 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
 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
 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
 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

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

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嘽上音烏百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

爾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

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

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

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

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

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就四十斤鐵椎椎晉
鄙公子遂將晉鄙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
八萬人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呂不韋濮陽人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田之贏幾倍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
質於趙處於宛城宛城趙邑宛音疋貌反故往說之曰子侯子侯秦太子也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

於不可知之國

謂秦託子於趙宛邑吉凶不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糞

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
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
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君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
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
之春秋高一日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
生君陽泉君累卵危也朝生木槿也朝榮夕落謂短命不壽也說有可以一切而
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
陽泉君避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一日子侯立士倉

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願得一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狀貌也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

曰楚王使子誦

誦經也

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

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請留止間曰陛下嘗軻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奉邑

漢范增居鄴人

居鄴縣名也屬廬江郡鄴音巢

年七十素好奇計秦

末項梁起江東增說梁曰陳勝敗固當

言其計畫非是空應敗也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
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南公南方之
老人也但今

有三戶在其怨
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

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蠡古蜂字也蠡
起如蠡而施言

其衆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

民望也

鮑生有識之士

姓鮑而
為諸生

蕭何為漢王丞相漢三年與

項羽相距京索

索山
客反

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勞來
到反

鮑生

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

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

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讀曰
悅

東園公與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已侍太子

高帝十一年九江王黥布反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

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

乃說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

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以羊將狼也

皆不肯為用盡力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

大人日夜侍御趙王嘗抱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乃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疆為妻子計載輜車隊而行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為帝泣而言如四人意帝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帝自將東陸賈為太中大夫病免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居深念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 賈往不請直入

坐言不因門將命而徑入自坐 陳平方念不見賈思慮之際故賈

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度也音初委反 賈曰足下

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

念不過患諸呂少主爾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豫素也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爾臣嘗欲謂太尉絳侯謂者與之言 絳侯與我

戲坊吾言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爾 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呂氏謀益壞及誅

呂氏立孝文賈有力焉

王先生齊人景帝時梁孝王既殺袁盎懼使鄒陽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

素其相知

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

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

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

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

義茅焦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

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右

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彊從之爾

說讀曰說

毛鷲爾歷少也言纔免於死也歷音巨力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

安之乎

安焉也之往也

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

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

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

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眾不可蓋

蓋覆蔽也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

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

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

間謂空隙無事之時

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為長君

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

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

料量也謁告也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

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言獨一爾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

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盜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

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佛鬱蘊積也佛音佛切齒側目於貴

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累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爲足下

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柰何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陽

曰長君誠能精思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

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

幸於兩宮太后宮帝宮也金城之固也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

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言日日及舜欲殺也

立爲天子封之有庠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

兄弟無藏怒無宿怨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卽鄧扈樂也父讀

曰甫般字獄有所歸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

焉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

賊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公羊之說

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

以爲過也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三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

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

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

不治

甯乘齊人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號東郭先生大將軍衛青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軍擊匈奴至餘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先生傍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

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 即召東郭

先生拜以為郡都尉

後漢方望平陵人王莽未隗囂據隴右以望為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今起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宐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明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嘗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舍諸囂從其言曰外戚專國命權盡歸三賊今共二十餘

虞詡為懷令章帝元初中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

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詔
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
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
出不克誠爲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詔曰
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
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
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
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
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

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
萬頭

鮑信靈帝末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信所在募兵
會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信謂袁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
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
鄉里

張玄字處虛獻帝中平二年司空張溫以車騎將軍
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
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嘗侍無道故乎聞

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
 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
 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
 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
 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之大震不
 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處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
 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
 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
 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不行之言誰人
 知之玄遂去

逢紀為渤海太守袁紹客時韓馥據冀州紀諷紹曰
 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疆實而韓馥
 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諸
 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懼因據其位紹然之益
 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
 襲馥馥果以冀州讓紹

蒯良中盧人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宗黨共為

賊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
 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空城
 而延蒯良與同縣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

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以之不足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若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

子柔之言雍季之倫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卽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獻帝時揚州刺史劉繇爲孫策所逐繇將奔會稽邵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荆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收濟繇從之將奔豫章又使笮融助朱皓討劉

表所用太守諸葛玄劭謂孫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皓字善推誠以信人宐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九

計策第二

魏程昱東郡東阿人漢末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

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其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爾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繇此得全其後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

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擒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

田豐字元皓鉅鹿人漢末袁紹起義豐說紹曰曹公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

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
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
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
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
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賈詡漢末以故尚書依張繡時太祖拒袁紹於官渡
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
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
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

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讎從
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宐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
天下其宐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
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宐從二也夫有霸王
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宐從三也願
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
曰使我信重於天子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
侯遷冀州牧

成公英漢末隨輔遂爲腹心遂在湟中其壻闢行欲
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

烟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
 詣蜀爾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棄其門而依
 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
 來獨夏侯淵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
 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爲
 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尙數千人遂宿有恩於
 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闕行留後乃合羌胡數
 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

吳質爲朝歌長時臨淄侯植太子母弟楊脩與丁儀
 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質廢簾內謀
 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
 復以籠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
 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其無人太祖繇
 是疑焉

袁淮

史不載其官

齊王正始中吳將朱然入祖中淮言於

大將軍曹爽曰吳楚之民疲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
 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嘗
 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
 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
 自數十年以來大略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

盜竊敢遠其水陸次于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宐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以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從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

鳴吠之驚乎遂不從

蜀諸葛亮初在荊州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亮位至丞相吳太史慈東萊黃人仕郡奏曹吏因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時融以

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將出求救於
劉備時重圍嚴密慈乃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
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
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
持的各一出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
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
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
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
原

晉庾袞不應州郡辟命齊王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
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
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
棄之乃集諸郡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
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
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
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散逃
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
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
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
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

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拯救其惡及賊至衆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音測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劉裔東萊掖人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裔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裔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

之國今將軍仗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篲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彊也高祖縞冠而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楊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懸也况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裔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勇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興廢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

喬仍求自行續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
 楊翰為前秦苻堅高昌太守堅既死苻丕新立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
 境拒之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彊氣銳其鋒
 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
 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
 鼎峙之勢寔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陸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
 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
 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

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

說

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

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
 關雒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
 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
 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
 歸師之銳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
 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雒上之從
 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眾望
 推忠義以摠率羣豪則元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
 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眾掃兇逆於諸夏寧帝

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雒于西海以子裔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裔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俱爲光所殺

尹昭爲後秦姚興吏部尙書與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儂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赫連勃勃昭諫曰儂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攻擊待其斃也然後

取之此下莊之舉也與不從弼果敗齊難爲勃勃所擒

後魏宇文福宣武時爲平遠將軍南征統運進計於都督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宜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爲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賀拔岳孝莊帝時爲爾朱榮前將軍萬侯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將遣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爲勅敵若岳往而無

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慝生焉勝曰汝欲何計
自安曰請爾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
以爲然乃請於榮榮大悅乃以天光爲雍州刺史以
岳爲衛將軍左都督又以侯莫陳悅爲右都督並爲
天光之副

後周李賢龐西高平人魏永安中萬侯醜奴據岐涇
等諸州反竄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
萬侯道雒費連少渾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
使造賢令密圖道雒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万侯阿
寶戰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

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給道
雒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
公宐速往道雒等信之是日便發旣出而天光至遂
克原州道雒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
賢曰道雒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
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
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耶利行原州事
以賢爲主簿道雒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
中密應引道雒入城遂殺耶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
戰道雒乃退走又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

戰屋被摧劔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
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
薪與賊樵採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
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
賊聞之便即散走

權景宣爲外兵郎中率徒採運時東魏兵至道路擁
塞因投民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
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空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
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
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逆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

延孫相會攻孔城雒陽以南尋亦來附太祖卽留景
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

唐李勣曹州離狐人隋末軍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
往從之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百當匿之百當
共勣說翟讓奉密爲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
敗於雒水之上密封勣爲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
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倉司
不時給付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
是爲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
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卽日克之開倉賑給一

旬之間得勝兵二十餘萬人

徐文遠初仕隋越王侗以爲國子祭酒時雒陽饑饉文遠出城樵採因爲李密所得密卽其門人也文遠南向坐率其屬北面拜之文遠謂密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聖之道仰授將軍時經隆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會爲義衆所居擁兵百萬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引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荷茲厚禮得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爾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之拜上公

庶竭庸愚以拯國難不測城內人情所以未敢朝謁方欲先征化及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宸極此密之本志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代顯忠績前受誤於玄感遂乃斃墜家聲迷而知反回車復路終於忠孝以康國家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密擊化及而旋會世充殺元文都密又詢計於文遠答曰世充亦門人素所知識淺促之士也今乘此事機必懷異望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朝覲密又喜曰嘗謂先生儒者不習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略

魏徵初以策干李密及王世充攻密於雒口徵說密
長史鄭頌曰魏公

李密也

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者

多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墮此二者難以應
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
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
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戰頌曰此
老生之嘗譚爾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嘗譚因拂
衣而去

李萼天寶末客於清河平原太守顏真卿從父兄嘗
止太守杲鄉被祿山土門開十七郡推真卿為帥得

兵二十萬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
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寔
公之西隣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為長者用今
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疆
公因而撫之為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
指爾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
卿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乎萼曰今聞朝廷使程
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為賊扼兵不
得出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為西
南王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

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雒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掉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冬馥裨將和琳徐皓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兵大敗斬萬餘首

崔寧代宗時嚴武薦爲利州刺史及武爲劍南節度過利州心欲輟寧使寧自籌寧曰節度張獻誠見忌惡且又好利誠能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

南遺獻誠奇錦珍具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又有書

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卽日稱疾棄官之劍南武奏爲

漢州刺史

梁馮行襲武當人唐末爲本郡都較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惶駭無策畧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旣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

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州西有
長山當襄漢入蜀路羣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
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鎮
谷口通秦蜀道繇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唐末以幽州裨將守平州爲虜所陷授盧
龍軍行軍司馬天道中平州節度使盧文進歸朝委
希崇旄鉞繼其任遣腹心揔虜騎三百以監之希崇
蒞事數歲虜中漸至寵信坦然無復疑矣忽一日登
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伐不敢擅還以承諾故
也我今入關斷在留臆何恬於不測之虜而自滯耶

乃召漢人部曲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披毛
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
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霑衣且曰明公欲
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虜卒何希崇曰俟明日首
領至牙帳則先擒之虜無統攝必散平州去虜帳千
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入漢界浮矣
何以小衆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礮
地貯以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
鍾旣醉悉置於灰窅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
之皆潰圍奔去亦捨而不追希崇遂以營內生口二

萬餘南歸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漢王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唐末平州刺史劉守奇引爲帳中親信守奇以兄守光奪父政亡入虜中又自虜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令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敏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敏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兇爾何拒守守奇免胄勞之行敏遙拜卽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讎然作變則無如之何莊宗以書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密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已力

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朝素有君臣之分今往依之介福萬全矣乃馬首而南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河陽行軍

冊府元龜

